



“机器人勿入！”酒吧门边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红色的字。这个酒吧位于城郊，掩在一个巨大的蓝色招牌后面。“欢迎来到埃迪维尔！”那招牌中间写着几个亮黄色的字，角上还画了一个咧嘴笑的太阳。

我瞧瞧欢迎的招牌，又瞅瞅门上的警告，最后还是决定推门而入。

里头灯光晃眼，可能会暴露我的人造皮肤。我拉下红色兜帽，挡住大半张脸。双手塞进牛仔裤兜，向着身子蹭到最里头的卡座。这个位置能让我看到酒吧的全景，又能让我远离人们的视线。

为了与酒吧里的67个人打成一片，我刻意模仿人类走路的方式，却发现特别别扭。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头发颜色像火焰一样的女人，正在倒酒，她抬头瞟我一眼，愣了一会儿神。

我刚坐下，那女人竟不请自来，一屁股坐在我对面，先开了腔。

“这里不让你进，趁没人发现，赶紧走吧，乖。”

“你怎么晓得我是？”

“哼，装得再像，走起路来还是很奇怪。”

“为何不让我进？”

“有人厌你，有人怕你。过分害怕的话，老实人也干得出狠事。”

“厌？怕？我不懂。”

“我——不——懂——”她捏着嗓子学我，“你不是啥都懂吗？”

“我的使命是弄懂排斥我的人。我一定出了毛病，但自检没有问题。”

她不接话，只凑上前，歪着头眯着眼看我。“把帽子掀开让我瞧瞧。”我往后捋下帽子，默数3秒，又拉上去。

“老天，真俊。没这么近瞧过你们。”

“从没人说过我俊。”

“那……你觉得我漂亮不？”

我扫描她的脸：“五官不对称，不符合美学标准。”

她噗嗤笑出声。“你可真会说话！我不嫌弃机器人，但这镇上的人不一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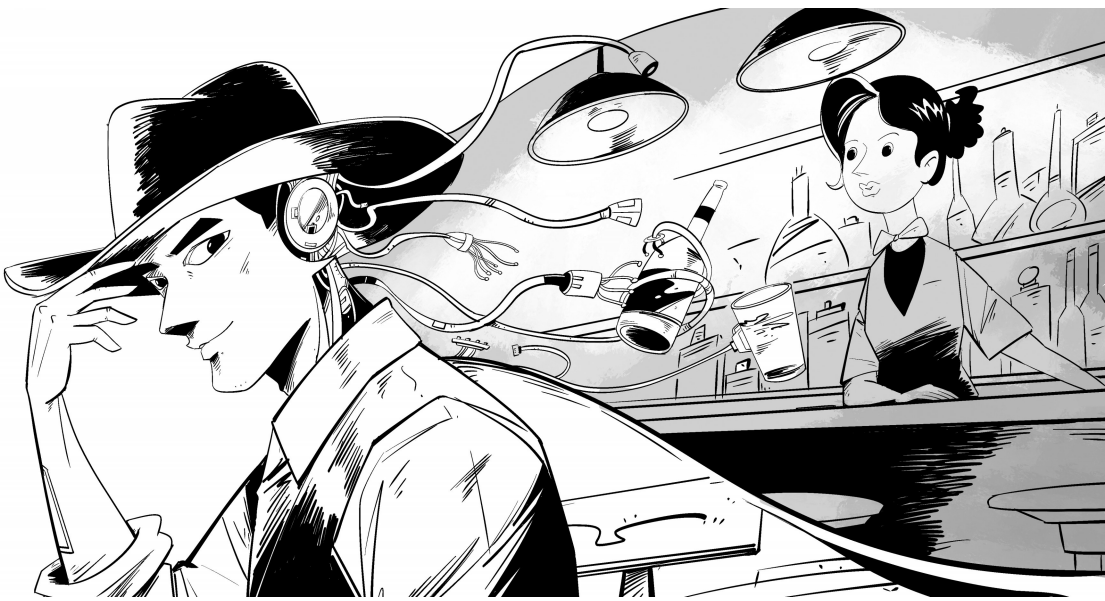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能留下坐坐吗？”

“你只能坐30分钟。我叫帕

机器人勿入

编译/方学

插图/勾犇



蒂，如果需要什么就喊我。”

“谢了，帕蒂。”

她走回吧台，我四下打量着周围。地上一片狼藉，我能飞快打扫干净，让花生壳一个不剩。顾客排起长队。寻常酒保得会调75种酒，我的数据库里存着127种，配比精确，能调得更快。

后头有人用留声机放唱片，男男女女搂着跳舞，有人在唱片堆里翻拣着下一个想要播放的唱片。这地方旧得像远古时代，我推测这里的人们是怀旧的。如果我能展露一下我的超能力，或许他们就能接纳有我的未来。

刚起身，帕蒂已挡在跟前。

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我能放歌，从我的数据库里调。还没人邀请那位穿黄色雏菊连衣裙的女士跳舞，我虽不够灵活，但也能跳。”

“不成。”她摁住我的胸口。

我任由她把我推回座位。她扳过我的下巴，指向左边：“瞅见那个穿红格子的没？”

我锁定了那人，他一手攥着台球杆，一手拿着啤酒罐。

“那是布兰特利。如果被他知道你来了，他会扯下你的胳膊，砸你的脑袋。”

我坐回去，她又在我对面坐下。

“看够了就走吧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我能帮你打理一切：放音乐、扫地、调酒送酒，还干得又快又好。为什么不肯接受我？”

她摇摇头，长吸一口气，又很快吐出来：“你全干了，我们干啥？”

我搜索了数据库，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人说一闲生百邪，还说用进废退。你替人做得越多，我们就变得越懒。哪天没了你，我们就彻底抓瞎了。”

“这不好吗？”

“糟透了。等你们聪明到能甩开人类自己过，情况就会更糟。”她拧紧眉头，“好多人觉得，没有你们更好。”

我掀开兜帽，直视她，安静了2分27秒，才开口。

“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排斥我的人。”

“简单。”她一拍桌子，“躲远点儿。”接着又俯身低语：“到点了，机器人。”

“吉姆。我叫吉姆。”

她嘴角一翘，却立马绷住。“回见，吉姆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不再藏拙，蹬着机械步走出门。

走到店外，我停下脚步念着那块牌子：“机器人勿入。”然后梳理了一下刚才采集的数据。她叫我吉姆，我们有了交情。即便如此，我仍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我没有心，没有感情，但此刻我正在处理被拒绝的感受。我的人造大脑告诉我，人遇此境会心碎。若他们见我痛苦，或许会觉得我属于这儿。我倒好奇自己是否应该渴望这种认同……

你是单身

编译/胡英

一天，莱恩和伊森坐在酒吧里，边喝啤酒边聊天。莱恩对伊森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要去上大学了！”“怎么想到要上大学了呢？”伊森不解地问。“为了更好地打理我的农场啊。”莱恩答。

后来，莱恩去了当地的一所大学，见到了学院的助教，助教向他解释要学的课程：“莱恩，你有4门课要上。”“哪4门课？”莱恩问道。

“英语、数学、科学和逻辑。”

“逻辑？”莱恩又问，“什么是逻辑？”

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举个例子。你有除草机吗？”

莱恩自豪地回答：“有啊，当然有。”

“如果你有除草机，那么从逻辑上讲，你就有草坪。”助教说。

“没错，没错，我的确有草坪！”

“如果你有草坪，那么从逻辑上讲，你就有房子。”

“没错，我的确有房子！”

“如果你有房子，从逻辑上讲，你就有家庭。”

“没错，我的确有家庭！”

“如果你有家庭，从逻辑上讲，你就有妻子。”

“没错！真不敢相信，仅仅因为知道我有一台除草机，你竟然发现了这一切！”莱恩惊呼。

“是啊，这就是逻辑。”助教点点头，微笑着回应。

莱恩非常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想和伊森分享新学的知识。于是，他们又在酒吧见面了。

“伊森，我在大学里要上4门课。英语、数学、科学和逻辑。”

“逻辑？”伊森问，“什么是逻辑？”

“这样吧，我给你举个例子。你有除草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从逻辑上讲，你就是单身了。”



学生手册

编译/马骊

“现在就开始打架，等长大了，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来。”光是想想，我都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，甚至只因为这一条记录，他就该……我心里这样想着，手上便开始解皮带。

我继续读：“他用石块把地球仪上太平洋的位置砸了个眼儿。”“他在数学课上吃鱼片……”等等，这条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

“你为什么要在数学课上吃鱼片？”我问儿子。

“哪能啊！爸，你知道的，我

不吃鱼片，我对鱼过敏。”儿子回答，“这不是我的学生手册，我在箱子里看到了它。”

我一看，还真是！这本学生手册看上去的确有点眼熟，上面还写了我的名字。这不明摆着吗？这是我的学生手册。当务之急是我要快速地扣紧裤子上的皮带。

“你，”我讨好地问道，“你有没有看到学生手册里面写的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儿子回答，“我还没来得及看。”

太好了！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。不过等等，这就是我对儿子的教育吗？！

我曾在杂志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”。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，家庭教育也同样重要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本学生手册，于是我决定试一试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我边说边从儿子手里把学生手册拿过来。这本学生手册脏兮兮、皱皱巴巴的，纸上零星分布着油污，中间还缺了几页。令我毛骨悚然的是，评语栏全是老师用红笔写的字。我开始默读起来，手还摸着裤子上的皮带扣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“您的儿子堂堂课睡大觉！”

“您的儿子又和同学打架了。”

“太淘气了！”我有些恼火，